

芬兰高等建筑教育模式的启示

龙 灏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中国当前城市整体面貌不尽人意,建筑设计平庸而雷同,优秀建筑设计人才匮乏,这与芬兰这一北欧小国在现代建筑史上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筑教育制度的合理与否是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文章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建筑设计人才的目标出发,总结了芬兰建筑师培养机制的优越性,同时将其与中国现行高等建筑教育制度进行了对比探讨,找出中国体制中的弊端并针对于中国建筑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芬兰;高等建筑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TU;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09)05-0001-06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的建设规模和投资额度都空前巨大,但城市建筑千楼一面甚至庸俗、怪异的建筑形象层出不穷(图1),由本土建筑师完成方案创作的新建建筑能得到世人认可的寥寥无几。同时,在世界建筑舞台上,也鲜有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标中拔得头筹,大多因创新性较差铩羽而归,始终无法在当代世界建筑高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现象的产生不仅给国家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优秀建筑师较为缺乏的现状。而追溯创新能力较差的源头就可以发现是由于建筑师培养的基础——建筑教育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



图1 四川宜宾五粮液酒厂建筑

中国的建筑教育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改变现状?现行体制中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建筑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和应对策略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芬兰——一个仅有百年左右独立史的北欧小国。

收稿日期:2009-08-20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依托建筑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国际联合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09-1-002)

作者简介:龙灏(1968-),男,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医疗、住宅建筑及建筑设计研究,(E-mail)longhao@cqu.edu.cn。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虽然芬兰的建设规模和建设量远不及中国,但其现代建筑的成就却非常高。当代著名建筑教育家、评论家K·弗兰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其名著《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第三版中特意增加了一章“介绍四个(现代建筑)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的近期作品”^[1],其中首先介绍的就是芬兰。芬兰在其中名列榜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在现代建筑史上曾出现过老沙里宁(ELIEL SAARINEN)等许多世界顶尖建筑大师,而且还因为芬兰建筑师的建筑设计水平很高,他们的设计思想、手法等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优秀建筑作品遍布欧洲甚至全球。而芬兰之所以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建筑发展中取得非凡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国内独特而优越的建筑师培养机制。对芬兰的建筑教育体制进行分析和研究,应能给转型中的中国建筑教育制度提供一些启示。

一、芬兰的建筑教育体制及其成就

罗杰·康纳指出,“芬兰国内独特的建筑教育、事务所学徒制以及专业竞赛体制”保证了芬兰“传统的活力并提供专业的人力资源”^[2]。事实上,加上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认知与传承,这些都成了芬兰现代建筑成功的源泉。

(一)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

芬兰地广人稀,森林茂密,人口稳定,民风朴实,有“万湖之国”之称。由于其远离欧洲中心区的独特地理位置、极具特色的语言体系以及历史上长期作为瑞典和沙俄殖民地的历史而发展了芬兰独特的文化^[3]。纵观芬兰历史,历史与艺术一直备受重视,尤其是建筑、设计和音乐。直至今

天,重视艺术、重视历史的传统在芬兰仍然保持鲜活,成为芬兰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笔者在芬兰访问时,曾在赫尔辛基港亲眼见到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的雕像,那是芬兰历史上最痛苦的沦为沙俄殖民地的印记,但雕像依然保留着,成为芬兰人民正视历史传统的明证。“现在只是瞬间,存在于现在的过去可以成为综合的源泉和保证延续的完备条件”^[4],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酝酿,芬兰国内具有了浓厚的历史与艺术传统氛围,同时又保持着与整个世界的频繁交流和同步发展,在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本土化的现代生活和科学技术发展等相互冲突的力量中寻求着一种平衡,为建筑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环境,而建筑师的成就往往与这个环境关系密切,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等都是影响建筑师培养的重要因素。老沙里宁在1943年就曾提出:建筑风格不应是一时之时尚,而应是一个时代的体现。

在芬兰,建筑设计学习者往往怀着极高的热情进行工作,并在有意无意地继承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探索、创新进取。“传统在身后支撑他们,他们可以自由前行”^[5],这为优秀建筑设计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和重要保障,也是芬兰建筑教育良性运转的社会基础。芬兰也因此产生了在现代建筑史上许多名垂青史的世界级建筑大师,如老沙里宁、小沙里宁(EERO SAARINEN)、阿尔托(ALVARO AALTO)和皮埃蒂拉(REIMA PIETILA)等。他们独特的建筑设计思想和许多堪称杰作的建筑作品(图2),又不断激励着更多的后辈建筑学子和年轻建筑师对建筑设计创作的追求。



图2 阿尔托及其作品——芬兰宫

(图片来源:右幅来自 <http://media-2.web.britannica.com/eb-media/26/99026-004-AAD43F79.jpg>)

(二)独特的建筑设计教育

芬兰的建筑教育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不同

于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育体系的明显特点,即建筑教育同时在大学和工作室中进行。

一方面,建筑学学生在芬兰国内的三大建筑院校(指赫尔辛基理工大学 Helsink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图3)、坦佩雷理工大学 Tampe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和奥卢大学(University of Oulu 的建筑学院)的建筑系里接受着良好的建筑设计教育,其教育方式既强调学生的模型制作能力并由此培养空间构思能力并熟悉各种材料,同时聘任优秀的开业建筑师担任建筑设计课程的任课教师,即专业建筑师兼任教授,以确保高校建筑设计教育高质量地与建筑实践紧密结合。



图3 赫尔辛基理工大学

另一方面,大学建筑设计教育又与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室的职业培训体系紧密结合,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可以自由选择到自己喜欢的建筑师事务所去工作,建筑师事务所也可以邀请优秀的学生加盟,形成了双向选择。事务所工作室体系是一个小型的中心化社会,学生由此步入职业化的世界。

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学专业教育周期都较为冗长,导致许多国家的青年建筑师不得不边求学边工作,而芬兰传统的学徒制正好兼顾了两者: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又可以从事专业设计工作。这套学徒体制完善且独一无二,对学院派的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反馈作用。在持续不断的工程实践中,青年建筑师将逐渐学会避免平庸和粗糙,否则将面临淘汰的危险。

事实上,芬兰建筑院校的大多数教授和助教也经营着自己的事务所。在事务所中,教授不再是学究而成为实践者,学生在学校和事务所之间的学习是连贯的。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阿尔托、皮埃蒂拉等一批知名事务所在学徒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本国以及国外的建筑师和学生。

(三) 开放、专业与公正的竞赛制度

除了芬兰传统的建筑设计教育给年轻的建筑学子传授建筑理论和观念外,还有由芬兰建筑行业创

建的独特建筑竞赛体制。这个体制已经良好地运作了百多年,在促使优秀设计特别是公共建筑作品不断产生的同时,也对建筑师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芬兰的建筑传统中,总是通过开放、匿名的设计竞赛来提高建筑作品的设计品质,这一竞赛体制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名望、合约和经验束缚的体系^[6]。芬兰或外国的学生与建筑师不仅可以参与竞赛本身,而且有机会修改竞赛项目书。设计竞赛的评价体系也是独一无二的,长期以来,它在芬兰建筑师协会(SAFA)的控制下保持了专业和公正,参赛作品要通过严格的评选,并假定赢得竞赛的人同样能组织和实施这个项目。因此,芬兰建筑竞赛获奖项目几乎能签订合同并建成实施。百余年来,芬兰许多著名的建筑都是通过竞赛而得以建成的,较近的例子就是青年建筑师维瓦(VIVVA)通过竞赛中标并完成的芬兰驻德国大使馆项目(图4)。



图4 芬兰驻德国大使馆

频繁的设计竞赛不但创造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还能开拓设计者的设计思路、激发其创造灵感,同时也为建筑师,尤其是青年建筑师提供了工作机会。许多刚毕业的或仍在读的建筑系学生就是通过赢得设计竞赛来开始自己的工作生涯的。1992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芬兰馆设计竞赛中,5名23岁的芬兰青年建筑师获得一等奖并由此成立了事务所就是其中一例,而一百多年前的巴黎世博会芬兰馆的设计竞赛更是因为推出了当时年仅25岁的老沙里宁而名噪一时,从中也可以看到芬兰建筑竞赛传统的良好传承。

(四) 芬兰青年建筑师的创新成就

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独特的建筑设计教育制度以及完善的建筑设计竞赛体制,不仅构成了芬兰建筑师培养机制的基本框架,同时造就了芬兰现代建筑的成功,也成就了大批深具创新意识的

优秀建筑师。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不断开拓进取。即便是在当代建筑发展目标众说纷纭的今天,许多不为人知的芬兰青年建筑师仍然保持着自身独立性,并密切关注着建筑设计各种不同层面,为实现自己的建筑之梦而努力地探索和思考着。

例如,芬兰 B&M 建筑师事务所 (B&M Architects) 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事务所,芬兰赫尔辛基坎匹市中心区设计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在 2000 年通过竞赛赢得的这个项目设计中,建筑师通过两个透明的大厅构成基地低矮的两翼,限定出了长途汽车站的终点区域;入口位于翻新过的网球馆之前,将阿尔托设计的电力大楼和 SAS 旅馆同该区域的西翼连接起来;以人行广场为轴可以展开各种活动,如看电影等;一个巨大的电子广告墙在朝向阿兰卡图大街的一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入口空间,这个空间一直延伸到玻璃通道(图 5)。新坎匹市中心的设计概念是延续并完善已有的城市网格,以保留穿过该地区的景观轴线,创造出了经典城市空间的清晰尺度。



图 5 赫尔辛基坎匹市中心设计

(图片来源:罗杰·康纳《40/40——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第 59 页)

青年建筑师马可·斯特恩博格(MARCO STEINBERG)的兴趣在于发掘建筑设计而不是工程设计所提供的可能性,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出发进行材料在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其中一个就是研究建筑师如何使用那些没有普通材料传统特点和明显特征的现

代工程材料,例如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等,把“无特色”和“同质性”作为积极因素来对待,将“整体性”和“真实性”问题作为设计的主题(图 6)。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充分展示了在芬兰建筑师培养机制作用下新一代建筑师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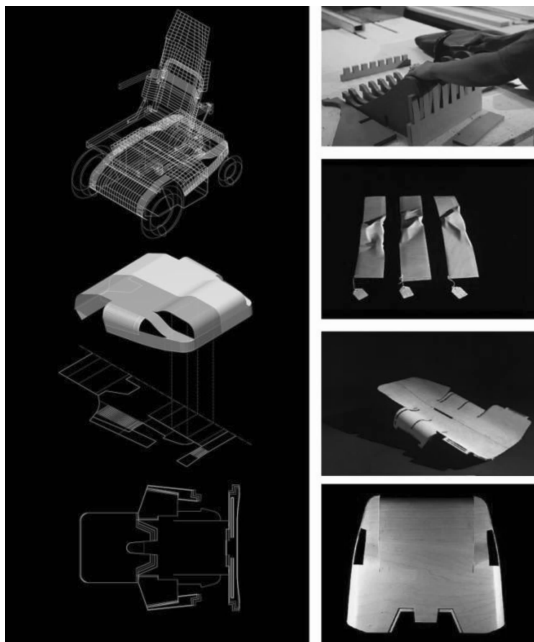


图 6 铸模胶合板研究——Permobil 轮椅

(图片来源:罗杰·康纳《40/40——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第 9 页)

二、芬兰高等建筑教育模式的启示

与芬兰建筑师较高的整体设计水平和优越的建筑师培养机制相比,中国的建筑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建筑设计人员虽然数量庞大,但创新能力却普遍较差,创意突出的优秀建筑师寥寥无几,其中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

(一) 建筑师的培养环境

从建筑师培养环境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并不像芬兰一样具有良好的艺术氛围。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氛围中,“六艺”一向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东西,“戏子”一词即是明证,而建国后左的影响也使当代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阻碍了社会整体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师”,承担房屋设计和建造工作的是被人称为“匠人”或“梓人”的手工业者。直到在西方接受了现代建筑教育的吕彦直(中山陵设计者)、梁思成(中国现代高等建筑教育的奠基者)等人回国以及西方的新型专业建筑设计机构进入国内,才逐渐引发了中国建筑行业体系的近代转型。百余年短暂而又仓促的历程导致近代

高等建筑教育中在较为薄弱的基础上未能充分理解和发展现代建筑思想,甚至还有忽左忽右的盲目性,如1950年代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和改革开放后对西方建筑形式的盲目照搬。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很难为建筑师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及自然影响。

(二) 建筑设计学习者的自身素质

在芬兰和西方发达国家,建筑系学生往往是本身对建筑设计感兴趣的爱好者。而建筑学在中国长期被归属于工科类专业,虽然这种分类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建筑的艺术特质和较强的创造性往往要求学习者具有美学素养和基础,建筑设计学习者自身素质和知识结构将对建筑教育的成效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众所周知中国高校选拔学生的唯一途径是根据学生理科高考成绩择优录取,这种录取方法显然有以偏概全、唯分数论的弊端,为特殊专业招收具有相应素质的学生设置了障碍。再加上目前建筑类专业招生制度中又取消了招生前的徒手画加试,就更加不利于适宜生源的筛选,导致目前许多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虽然高考成绩优异、高分入学,但因为缺乏相应的艺术修养基础和知识储备,最终学无所成、荒废青春。在这样的情况下,优秀建筑设计人才难以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高等建筑教育体制的弊端

建筑教育方式对建筑师的培养有着最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建筑设计教育主要是在大学进行,学生在五年的本科学习时间里仅有半年实习时间,毕业后便匆匆踏上工作岗位,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相比芬兰建筑教育同时在大学和工作室进行的方式,中国的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这一重要环节就相对较弱,学习不具有连续性。而学生毕业后由于工作繁忙,继续学习的机会减少,创造性的业务水平就很难有继续提高的空间。此外,高等教育中的所谓“统一性”、“秩序性”也导致了教育产品的日益规格化和一致性。

在教学手段方面,计算机的运用虽然极大地丰富了表达的方式,提高了作图效率和某些方面的效果,并使设计单位在设计技术手段方面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但一些学校和教师在教学中片面强调了计算机的作用,不少二年级的学生就开始使用计算机作图,导致了学生认识空间和设计表达的基本功明显不足,极大地削弱了设计过程中的构思

能力和对色彩、材料的敏感性。目前,许多高校已逐渐认识到手工制作模型和徒手绘制的重要性,并在教学中增加或加强了相应内容,但教学双方对此重视的程度仍然不够,学生在进入高年级后,相关训练和要求就几乎消失了。

此外,建筑教育的师资力量和水平也是影响培养高级设计人才的关键因素之一。传统的“老八校”培养质量相对较高,但毕业生人数有限,虽然也有一些从事建筑设计教学的教师同时也是优秀建筑师,但人数毕竟有限。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高校中相当数量的建筑系教师要么在经济大潮中忙于在外承接各种设计项目而无暇认真顾及教学,对学生关注较少;要么就是自嘲学院派人物,理论一整套但很少从事实项目操作,自身缺乏实践经验。这些都使高校建筑教育中的设计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亟待从管理和制度两方面进行改革。

(四) 建筑设计投标体制

与芬兰相比,虽然中国也有建筑设计竞赛或投标、竞标体制,日益增多的工程竞标和各种建筑设计竞赛也为建筑师和学生提供了不少参赛机会。但由于竞赛体制不健全、不规范,很多竞赛项目常常因监督力度不够以及背后涉及到的诸如经济、名望、领导意志等各方面复杂因素,暗箱操作比比皆是,使得设计竞标的开放性和公正性不能得到真正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青年建筑师建筑创作的激情,阻碍了建筑师才华的发挥和真正有创意的作品的产生。

(五) 改革的方向

对于以培养优秀建筑师为目标的建筑教育而言,中国现行的建筑教育制度与芬兰建筑师培养机制相比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还有很多,在此不一赘述。当然,中国的现行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是与中国目前大规模建设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巨大的建设量,需要大量的建筑设计人员作为技术支持,也并不要求每位建筑师都具有较强的创作能力。从这一层面来讲,中国建筑教育制度也具有一定合理性。虽然整体水平不高,但其中仍有少数创新能力较强的优秀设计人才逐步脱颖而出,其成绩也得到了国内外的肯定(图7)。

当然,对中国现代建筑的未来而言,建立起优秀的高等建筑教育制度是关键所在。在制度建设与改革过程中,芬兰建筑师的培养机制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但学习与借鉴其成功经验并不等于



图7 长城脚下的公社

(图片来源: <http://hi.baidu.com/喧闹的风信子/album/item/999a419779a7d34c54fb9677.html>)

全盘照搬,我们必须结合自身基本状况,取长补短,并发挥已有优势,才能促使建筑教育制度不断完善。首先,应高度重视艺术,弘扬传统文化并加大相关投入,为建筑师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建筑教育方式,以利于人才的选拔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加强教师队伍的质量建设,确保学生能接受到较高品质的建筑设计教育。再者,应完善建筑设计竞赛体制,并充分利用中

国当前大量建设为建筑师带来许多实践机会这一先天优势,使竞赛能更好地发挥对建筑创作的促进作用。

任何改革都不能一蹴而就,中国高等建筑教育制度的改革任重道远。在不懈的学习和探索中,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必将不断缩小。正如罗杰·康纳在《40/40——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一书的中文版序“来自建筑旅馆的信”中对中国青年建筑学子所言:“(只要大家)不畏失败,为理想而认真工作……中国的所有未来都属于你们!”

参考文献:

- [1] 肯尼斯·弗兰普顿.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374.
- [2][4][5][6] 罗杰·康纳. 40/40——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M]. 龙灏,译.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16;15;224;5.
- [3] 米切尔·特伦科尔. 阿尔托建筑作品与导游[M]. 陈佳良,译.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5.

Inspiration from the highe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mode in Finland

LONG Hao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appearances of Chinese cities are undesirable. Most of the architecture designs are mediocre and re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There are few excellent architects. These situations are contrasted by the success of Finland's architecture design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Finland is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educate architects with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 summarized the superiorities of th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system in Finland, compared it with that of China to find the disadvantages, and propose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and renovate the highe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 Finland; highe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mode

(编辑 欧阳雪梅)